

『坏孩子』阿兰·德龙的孤寂晚年

何亮亮

今年曾有报道说,阿兰·德龙要求儿子帮助自己安乐死,引起媒体和影迷对这位86岁退休影星的关注。实际情况略有出入。阿兰·德龙的儿子安东尼在与法国媒体谈到出版自传的时候,提到此事。2019年阿兰·德龙的前妻娜塔莉在美国去世,之前阿兰·德龙曾经中风,这使他再次正视死亡。他对儿子说,“托尼(安东尼的昵称),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处于昏迷状态,要靠插上电源(指插管)来维持生命,我希望你能拔掉电源,我要你答应我。”

在采访中,安东尼也谈到了对父亲的承诺,会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直到最后。

生老病死是谁都会面临的,但是对于长期事业、感情生活如日中天的昔日巨星,阿兰·德龙比其他同龄人有不同的感受。他实在怀念那些日子,以至于今日虽然有众多爱犬为伴,但是孤寂,可能还有各种其他的愁绪,一直在笼罩着他。

阿兰·德龙是一个典型的“坏孩子”出身的影星,性格即命运,在阿兰·德龙身上充分体现。出生在巴黎郊区,幼年父母离异,继父的肉铺、保姆老公工作的监狱都是他的玩乐之地,和普通的孩子完全不同。从小叛逆成性,不爱读书,调皮捣蛋,换过十几个学校也没有毕业,当兵又严重违反军纪被开除。这样的“坏孩子”本来很可能就在社会底层混迹终身,事实上阿兰·德龙21岁来到巴黎,就是靠打散工为生。

但是阿兰·德龙命不该如此。天生的美男子,又有女人缘,在一家巴黎演员经常光顾的夜总会,女演员布丽吉特·奥伯特对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看起来多漂亮!你就是为电影而生的!”阿兰·德龙由此开始了银幕生涯。他拍了无数电影,也有无数女友,但是影迷们最喜欢的,还是奥地利女星罗密·施耐德《茜茜公主》的扮演者)与阿兰·德龙的情缘,他们实在太像仙侣了,能够寄托无数凡人对这种神仙爱情的向往。

当然现实中这种爱情不可能持久,特别是对于阿兰·德龙这样的“坏孩子”,他不可能与一个女人长相厮守。直到晚年,繁花退尽,他孤寂一人的时候,开始怀念施耐德,开始反省为什么没有和施耐德结婚。

阿兰·德龙最后一次出演电影是在《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那一年他73岁,此后就退出影坛,离群家居在瑞士家中,与众多爱犬为伴。他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长眠之地,死后将与已故的爱犬葬在同一个墓地。他无不遗憾地说:“我一直在说,我的人生早已过去。只有过去让我有活着的感觉。”“有人说我就是活在过去,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我确实沉溺于过去,我承认这一点。”

在中国,阿兰·德龙和高仓健大概是最著名的两个外国男影星,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阿兰·德龙最大粉丝群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他主演的《佐罗》在中国主演,在那个国门初开的年代,英俊的阿兰·德龙立即成为“万人迷”,受到全国观众的热爱,此后他主演的电影在中国一直很卖座。这和高仓健在中国走红时代背景相同。

其实法国人并不那么欣赏阿兰·德龙这种类型的美男子,在法国阿兰·德龙也并不是最受欢迎的明星,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一点。

青华向我推荐一本她正在编辑的书,因为她知道我是国家文旅部研究基地的专家,并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并没有立即答应,因为我并不熟悉朱晓闻,虽应邀为不少书写了序言,但大多是朋友或熟人。收到书稿,随手翻了一下,是一位号称“世界公民”的上海女子写的,书名又非常有意思《环游世界,遇见有趣的人》。我不禁有些兴奋起来,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去过将近一百来个国家,曾酝酿将这些游历敷衍成书,但由于手头总有忙不完的事,写不完的文章,于是耽搁至今。收到这部书稿,我不免有些好奇:她有哪些奇遇、哪些历险、哪些趣闻,我想看看。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青华写序的邀约。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后这句话成为民间流传甚广的励志奋进的座右铭。这代表一个很高的境界,几乎不可企及。其实,细究起来,在古代“读万卷书”是可以做到的,“行万里路”则很难做到。因为首先书就是竹简,按标准一卷竹简由25根竹篾组成,每片竹篾可写25个字,加起来就是625个字。一万卷大约就是625万字,相当于现代人读十来部长篇小说的字数。但行万里路就不得了,那是没有蒸汽机的时代,跋山涉水行程万里很难想象。所以,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行万里路”那是追求活的知识,在行程中读山读水读民风读人间百态。所以,我想看看朱晓闻是怎样在环游世界中读人间百态这本大书的。

作者是个从事视觉艺术的职业人,我从读晓闻的照片开始到读她的文字。说实话,我对文字是很挑剔的,但晓闻的文字很快吸引了我,我觉得我与她似乎没有隔阂,没有间距,甚至没有陌生感。她娓娓道来,我细细聆听。尽管一路读来,她颠覆了我的预设和期待,她的浪迹天涯、周游列国似乎并没有体现,在我看来,她所谓的环游世界只不过是

在世界一隅踽踽徘徊,所以没有太多的诡谲和迷离,没有巨大的反差和跌宕,也没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奇遇和历险。起先,我甚至有些失望,但慢慢地我被她俘获,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并不算薄的书。

她的书写体现出很明显的女性叙事风格,从容而不厌其烦地叙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故事以及一堆细节和一番对话,看似很琐碎、很细腻、很家常,然并不令人腻烦。就像对面坐着一位女性,用很好听的声音,很温婉地柔柔诉说,你不会拒绝也无法拒绝。她很擅长描写对话,而且把这些对话写得很有个性也很生动,并且伴有强烈的肢体语言。于是,这些被叙述的人就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起来。当然,她的素描也并不逊色,比如,她描写雪伦画廊里的那位犹太女子贝卡就非常精彩:“胖人本来就难打扮,她却自顾自地穿了一件既不宽松也不合身的碎花长裙,裙子外匪夷所思地罩上一件灰不溜秋的无袖绒线马甲。棕色的假发是用别针固定了一顶湖蓝色礼帽,帽檐无精打采地垂下几缕染成姜黄色的羽毛,像是没拔净的鸡毛刚从汤汁里撩了出来,挠动着刷了漂白剂一般毫无血色的脸庞,随着她眉飞色舞的艺术讲解,烈焰红唇变成了一枚风火轮。我并不讨厌贝卡,只是于心不忍,不愿朝她多看。”这种特有女性观察的细腻以及用善意而调侃笔触的描写令人叫绝,



深秋的夜与诗

刘蔚

深秋的一个夜晚,去大剧院听了场音乐会,由男中音歌唱家周正中联手青年钢琴家陈默也献演《费加罗的婚礼》《纽伦堡的名歌手》《卡门》等五十多部经典歌剧中出演重要角色;意大利指挥大师、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称赞他“具有精雕细琢的音色和完美的歌唱性”。

周正中为这场音乐会做了精心的准备,安排了舒伯特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中的8首歌曲,马勒的《吕克特之歌》(5首),以及法国作曲家迪帕克和12首歌曲,分量很重,国内舞台几乎无人如此演出过。在谈到选择这些作品的初衷及它们的共性时,周正中:“全球疫情影响下,所有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次我选取的作品,不论是对艺术执着到生命尽头的舒伯特,还是一生都在思考生命价值的马勒,以及假借风景描绘探讨生活意义的迪帕克,都透露出同样的心声:不要放弃希望,哪怕被世界放弃,也不要停止歌唱。”

对于中国的爱乐者来说,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相对熟悉,马勒们比较了解的是他那些宏伟深刻的交响乐作品,迪帕克就鲜有耳闻了。其实,迪帕克是一位才华横溢却一生被精神疾病困扰的音乐家,他活了85岁,但在35岁时便停止了创作,甚至销毁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只剩下17首歌曲等少量乐曲。然而,这17首歌曲却成了声乐艺术家们的保留曲目。周正中的精彩演绎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受到瓦格纳影响的法兰西音乐家独具的艺术个性;他演唱的《吕克特之歌》,则让我们体会到了马勒艺术歌曲的隽永及蕴含其中的交响乐思维。



冬 (中国画) 茆帆

艺术歌曲起源于德国和奥地利,它们通常取材于诗歌,以独唱加钢琴的形式,构成了西方古典音乐中艺术结构最简洁的体裁之一,然而表达的思想感情丰富多彩,拥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艺术歌曲的集大成者当属“歌曲之王”舒伯特,他31岁的短暂一生中谱写了六百多首歌曲,其旋律之美妙动听,音乐水准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始终与人声旋律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形成了歌唱与器乐奇妙的二重奏。周正中的演唱的《天鹅之歌》中的八首歌曲,并未按照原有的顺序,而是重新加以编排,构建了一个易于歌者与听众理解的故事性叙述逻辑。他以自己优美健朗、精雕细琢的嗓音,以及富于戏剧性张力的表达,唱出了《阿特拉斯》的愤懑,《都市》的痛苦,《离魂者》的忧郁,《爱的使者》的憧憬,《士兵的预感》的迷惘,《小夜曲》的深情,赋予了它们丰富微妙的情感变化。他美妙深邃的歌声,就像《渔家姑娘》中的那句歌词:“有风暴和浪潮,但也有深藏珍珠。”

这是女性独有的视角和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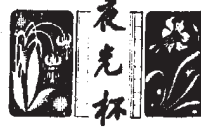
整本书写了九个有趣的人物故事,身份很多元:有在荒漠里潜心修行的禅宗居士,有在海边醉心冲浪的漂泊小伙,有坚守祖传家业的比弗利山庄的中国真丝店老板,有以外祖父为模特的拍纪录片的印度女孩,有拥有多套豪宅的慈善家老太,有在海滩大宴宾客的来自波斯的女富豪……她没有用类似记者的笔调写他们的一生,或者写他们的人生最精彩最炫目的那段经历,她只是像朋友一样写她与他们的日常交往,从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上窥测这些人物的

人生。在作者眼里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尽管身份有很大的反差,但她都平视他们,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即使他们有一些出格或怪戾的言行她也是波澜不惊地平淡叙述,这是作者的本事,往往生活中写超凡脱俗容易,而写平凡俗却很难。

我想起我曾读过的《城市的精神》一书,也是九段故事,那是加拿大的贝淡宁与以色列的艾维纳合著的考察世界的学术书,这本书考察的是全球九座城市,而朱晓闻考察的是九个人。虽然一本是写城市一本是写人;一本是学术专著一本是纪实文学,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全球的存在形态主要是城市,而城市存在的主要形态是人。《城市的精神》里有一句话:“真正的城市精神,一定是自治、自由与自我的。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行政精神,而是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这句话是针对九座城市的叙事说的,我觉得似乎也是针对九个人的叙事说的。因为晓闻这本书没有宏大叙事,它都是微澜涟漪,它的切入点也都是涓涓细流,不知不觉把你引入一番新的天地,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说:“关于爱的自私与包容、孤独的毁灭与修复、大自然的奇异与惊悚都在我心中打上了巨大的问号”,而实际上也在读者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惊叹号。

作者的足迹从洛杉矶到纽约到柏林到伦敦,她自称是一位“世界公民”,但我觉得她骨子里还是一位“上海女孩”。我认识很多漂泊在世界各地的上海女孩,她们的目光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始终是瞄着世界,然灵魂深处还是心心念念着上海。我隐约觉得她们在异域他乡一定也会在“日落快来的时候,走出门,骑上车,在重力的推动下,俯冲到长着一大排棕榈树的悬崖口,趴在栏杆上看橙黄橙黄的大圆太阳从从容容地落进海里,天空由橙到粉,由粉到紫、由紫到蓝,无缝衔接,美不胜收。”而在这静谧的时刻,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惦念起上海弄堂口的小店。作者用饱蘸油彩的笔写生了一幅油画,很美、很静。

书中写到沙漠里的一座禅院,其玄关处供着一幅手卷,上书一语:“聆听寂静”。读完晓闻的书稿,掩卷遐思,我的心境就是这四个字:聆听寂静。



“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听完音乐会,走出大剧院,耳际依然萦绕着舒伯特《小夜曲》脍炙人口的旋律。夜风初凉,秋意萧瑟,让人不禁想忘欧阳修的《秋声赋》:“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秋声赋》委实悲凉刺骨,值此秋夜,我更愿用舒伯特的《信鸽》鼓舞人心,在轻快悦耳的歌声中,鸽子充当信使,将爱的书信传递给远方的姑娘。飞翔的信鸽象征爱与渴望,从出发到抵达,不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吗?